

风物咏

对雪

魏青梅

睡梦中，意识尚有些朦胧，窗户上传来一阵沙沙声，时急时徐，却不似雨滴叩击那般清脆。我一阵兴奋，是雪来了吧！

怀揣满满的期许掀开窗帘一角，黎明前的庭院到处是浓稠的黑，地面尚未铺上莹白的雪毯。风伴着雪花翩翩起舞，无意中揉碎了竹影。这雪呀，可是风费尽心思请来的舞伴，自然要亲昵相拥，酣畅淋漓地共舞一场。不急，等风累了，再静静地听雪“微于疏竹上，时作碎琼声”也不迟。

风到底是有风度的，知道今天是雪的主场，一曲作罢，便很绅士地悄然退下。雪落竹叶声透过窗幔，如天庭传来的丝竹管弦之声，飘渺虚幻，若隐若现。微闭双眸，用心聆听竹林中跃动的每一个音符，竟也婉转悠扬。明代戏曲家高濂于《山窗听雪敲竹》云：“飞雪有声，惟在竹林间最雅。山窗寒夜，时听雪洒竹林，淅沥萧萧，联翩瑟瑟，声韵悠然，逸我清听……”老家窗外，父母于多年前植竹三两株，如今已蔚然成林，故不必身居山野，即可听雪敲竹。想来，父母也是儒雅之人。苏轼有诗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我们家的茶室是一间阳光房，落地玻璃窗外便是疏密有致的竹林。尤喜雪落时，父亲煮一壶香茗，古筝曲循环往复。屋外雪花纷飞，屋内茶香袅袅。“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我与父母守着那份足以回味一生的岁月静

好，将浓浓的香茗慢慢喝淡。竹子上的雪越积越厚，纤细的竹枝几乎弯及地面。我急了，生怕“忽尔回风交急，折竹一枝”，放下半盏残茶便要出门。母亲轻轻制止，示意我继续喝茶。我端起茶杯，尚未及唇，忽然一阵风过，竹上雪纷纷散落。我似乎听见竹枝长舒一口气，抖动一下身体，露出翠绿的叶子。

猝不及防的，阳光洒了我一脸。眯着眼睛看向窗外，哦，雪停了。白雪覆盖下，红彤彤的冬青豆依偎在油亮的绿叶间，楚楚动人中含了几分哀怨，仿佛在指责我对它的无视。

的确，对竹毫不掩饰地偏爱，让我忽略了冬青的美。下雪之前，一对斑鸠在冬青树上悠闲地觅食，想必那些果子不仅好看，也是冬日里难得一见的美食。可是不愿迁徙的斑鸠，这样的雪天会在哪里安身呢？打扫完门外的雪回到院子，路过冬青树下，有积雪冷不丁落入裸露的脖颈，凉飕飕的。我下意识的一声惊叫，只听有鸟儿“扑棱棱”从我头顶划过。是斑鸠，我们无意间惊到了彼此。为了过冬的鸟儿，母亲吩咐我在平台上撒一些粮食。某日，母亲喊我：“快来看，斑鸠又来了。”

雪霁天晴的山村平添了几分新奇，村北巍峨的罗山银装素裹，在蔚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圣洁、壮观。往日站在家门前的悠然可见的小南山，如披了洁白婚纱的新娘。这座小山与罗山根脉相连

却遥遥相望，因位于村南俗称南山，其本名孤山，且还有个雅称为绣幕屏。“孤山”之名因何而来已无从考究，“绣幕屏”听着就极美，也与其极相称。那山上的花一茬一茬开，树木层层叠叠地绿，站在罗山上远眺，犹如一道锦绣屏风。

雪后打破宁静的，永远是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天使般制造、传播着快乐。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是百玩不厌的游戏。我们家这两个小家伙，本来只想在门口偷窥一下雪后的新世界，哪知门前的积雪瞬间点燃了心底的创作火苗。哪里顾得上回家戴手套，径直扎进雪堆，又捧又抱，连滚带爬。小手冻得通红，湿了鞋袜衣裤，笑声却滚烫炽热，叮叮当当洒满整条街巷。一条街的孩子都来了，门前一片欢腾。

八十高龄的老父亲循声踱出家门，见孩子们玩得如此热闹，转身从门后取来一把木锨，兴致勃勃加入其中。不一会儿，门前就蹲了一个胖嘟嘟的雪娃娃。别说，还挺有创意。黑亮的煤块做眼睛，长长的胡萝卜当鼻子，山楂点缀成樱桃小口，一只红色塑料水瓢歪歪斜斜扣在头顶当帽子，脖子上还绕了一条红纱巾。孩子们兴奋地围着雪人又唱又跳。

父亲像一位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手掐腰一手拄着木锨。他笑盈盈地看着嬉闹的孩子们，迅速抹去眼角溢出一滴泪，自言自语：“雪映得眼疼。”

生命中的糖

慕然

窗外，雪花如同时间的细沙轻轻洒落。此刻，那位正更换着探视服的老人，因岁月的重负，明显动作迟缓。这是我首次与她面对面，还未开口交谈，我已能断定，这位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那位在电话中与我无数次交流过的、一位患者的母亲。因为她那双闪烁着天下母亲共有的期盼与慈爱的眼眸，已直击我心灵深处。

老人的儿子，那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生命，已被病魔紧紧缠绕，生命之火在风中摇曳，似乎随时都会熄灭。每天查完房，我都会走到他床前，轻声细语地与他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能说到他的心里，只是每日重复着：“医学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坚持，就有希望。”

其实，他的病情或许无法逆转，我那么说是为了给绝望中的他一丝希望，我们之间，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我与那默默承受着悲伤的家属，从患者躺到病床上那一刻起，就形成了难以言喻的特殊纽带，这种纽带，源自于信任，也源自于对生命共同的坚守。

除了每周两次探视，每日下午，老人的电话总是如约而至。她的声音略显颤抖：“医生，我儿子的情况如何了？”那细细的电话线，仿佛承载着整个世界的重量，每一次回响，都是她对儿子无尽的牵挂。

今天，是探视的日子，老人拄着拐

杖，身躯宛如被岁月弯曲的树干，每一道刻于脸上的皱纹，都是生命历程中风雨兼程的印记，细细诉说着往昔的不易与沧桑。她缓缓将脸庞紧贴于儿子的脸颊，低声耳语，泪如雨下。病榻之上，她的儿子紧紧攥着小巧的荷包，略微抬起手作为回应。荷包出自老人之手，一针一线，皆承载着慈母的爱与牵挂，仿佛是连接两颗心的桥梁。

老人看见我，连忙用颤抖的手拂去脸颊上的泪痕，伸出枯瘦如柴的手，从床头摸索起一个略显陈旧的牛皮纸袋。伴随着沙哑而充满深情的嗓音，她缓缓打开牛皮纸袋：“医生，这芝麻糖，你也吃一块儿吧，香甜着呢。”言罢，小心翼翼地将那纸袋递到我眼前。我连连推却。然而，看到袋中芝麻糖的那一刹那，我的思绪瞬间飘回到童年时代，那时的生活，就像这芝麻糖，只因其甜蜜，所以渴望着。

当我即将离开病床时，老人突然抓着我的手，哽咽道：“我儿子小时候最喜欢吃的零食就是芝麻糖，每当他风寒感冒，我都会买给他吃。那时，他会告诉我，吃了妈妈买的芝麻糖病很快就会好。可是现在，糖买来了，他却吃不下。”

老人的话让我瞬间破防，眼眶中打转的泪水再也无法抑制。那泪水，是对脆弱生命的怜惜，是对母爱无私的感动，也是对我们之间这份特殊关系的深深感慨。

我从纸袋中取出一小块芝麻糖，送

到患者的眼前，希望他能闻到芝麻糖的味道，让这香甜的气息，成为他心灵的一抹慰藉。

老人再次把纸袋递给我：“医生，这糖甜着呢，你尝尝。”这次我没有推辞，取了一小块放入口中，故意让牙齿与糖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期望患者能听到。糖很脆，很香，也很小，但我却吃了很久很久。我在病人耳边说：“芝麻糖很甜，和咱们小时候的味道一样……”

雪，依旧下着，染白了天地。有时候，面对病魔，我愿这世界犹如白雪过后，一片纯净，没有病痛，只有爱与希望。

本版稿件由《胶东文学》特约刊登

胶東文学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7-1530/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2-3623

创刊于1982年 2021年再次全国公开发行

● 编辑部电话：
0535-6821982● 发行电话：
0535-6821983● 本地投稿邮箱：
jdwxbd@126.com

邮局订阅二维码



胶东文学微信公众号

诗歌港

留一滴清醒(外一首)

林启东

轻轻地抬起
曾经的老地方
月光重复着惊艳与光华
双手抚摸
花开的河流
秋的眼泪滑落在
奔跑的年轮上

月梦里
心梦里
梦里的人生百味无穷
绿水长流
鸿鹄之忧
难得糊涂
留一滴清醒心里流

守住自己身后的净土
留住憧憬与渴望
在流水芳华中
我的心灵珠如玉

开悟

花开了
再也回不到从前
叶子茂盛了
在等待谢幕

你在秋天里
播种春天的风景
你在流水中
细说满天繁星

走在花红柳绿的路上
回头看
年华已黯然
站在挂着记忆的梧桐树下
有优雅的钟声在庭院响起
又悄然地落下

风掠过缘分的发梢
夹杂着苹果和李子的体香
炊烟落地了
还是饭菜的味道
捧起一片落叶
放眼望去
收获了满满的一地真情